

賢臣所以二公之寶不同也。魏王滿面羞慚，心下含怨，宴罷，齊王欲率三晉朝周，魏王被齊王面辱，乃佯推有疾不往。齊王亦不強行，自與韓趙二君入周，不在話下。且說魏王歸國，謂群臣曰：齊王辱孤太甚，孤欲親征，與其較一雌雄，卿等有何良策試為我獻之？大夫公孫座奏曰：齊有四賢臣，兼以田勝、田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伐，必得善用兵者，運籌決策，方可興兵。魏王降詔問國中有能荐一賢士者，封其萬戶。忽皆下一人進曰：大王欲掃強齊，必待臣荐一人，可為主帥，眾視之，乃陳留人氏，下大夫徐甲也。但不知所荐者，畢竟是誰。

其字

批大梁家徐王府

魏徵龐涓下雲夢

王曰：卿所舉者何人也？甲曰：大梁城東龐衡之子龐涓者，現在洛陽水簾洞。鬼谷子處學業三年。

雲夢山

水簾洞在河南汝州鬼谷子姓王汝州西南世居清溪鬼谷，記世傳晉平公時人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

不老業谷因號鬼谷子。當時名士如孫臏、張儀、蘇秦皆投學焉。

兵機武藝為世第一。大王誠能遣使請其下山，授以元帥之職，則破強齊不啻如風掃浮雲矣。

魏王從其說，即令徐甲賁詔以聘龐涓。徐甲領旨逕投雲夢，不在話下。且說龐涓在水簾洞學業時，齊國

此平則國志傳卷之三



有軒

孫武之孫。名臚者。亦同在焉。臚寬厚忠信。而龐涓暴戾不仁。鬼谷傳得異人三卷天書。讀之能驅雷鞭電。喚雨呼風。見孫臚忠直。每欲授之。又恐龐涓相爭。故一日帶孫臚出遊。行至廣成澤畔。其澤亦在汝州。鬼谷坐於白石之上。顧謂孫臚曰。二子雖遊學三年。並未得聞其志。今日清閑。合各言出已志。吾方可因人授業。孫臚拱手向前曰。吾愿明王在上。政治隆昌。使耳不聞金戈鐵馬之喧。目不見烽火烟塵之亂。而臚得為太平草木。溼濡雨露。以樂天年。此臚之志也。鬼谷佯曰。爾乃懷安處士。不足以處當今之世。龐涓大聲出曰。奉一人之命。握百萬之權。用戰必勝。用攻必

點化

高句  
結末

取使天下諸侯雲從賓服。此涓之志也。鬼谷佯笑曰。處戰國之時。非龐生不足以成大事。遂令道童擺布砂石。列成陣勢。召龐涓曰。此戰國諸侯并吞之勢。他日得志行權。但依此圖征伐。則列國可併為一矣。龐涓頓首曰。弟子不知其術。愿先生發蹤指示。鬼谷曰。天下地勢西北為雄。東北次之。他日仗劍下山。先取西北。以為建本之基。然後席捲東南。則天下歛手而服矣。遂以兵書三卷授與龐涓。龐涓拜謝。引車歸洞。朝夕讀此兵書。試演不倦。孫子不論其意。反以鬼谷不以兵書教已。而以教龐涓也。會徐甲到洞。鬼谷延入艸堂。各叙禮畢。問曰。大夫何國上臣。辱臨小洞。有



何教諭。徐甲曰：下官乃魏國大夫。徐甲久聞先生高徒，龐涓者從遊有年，兵機出類。今奉王詔，聘召下山，議論國家政事。鬼谷大喜，忙召龐涓論曰：大丈夫，勿勤其學，壯行其志。今本國魏王有詔，召子宜抱策下山，匡扶社稷，上不負所學，下不愧所徵，則丈夫之志足矣。龐涓辭以學業未成，不可任用。徐甲再三勸諭。龐涓即辭鬼谷，孫臏與徐甲下山入魏。鬼谷即以三卷天書傳授孫子，令其旦夕講讀，以備諸侯聘召。不在話下。且說徐甲引龐涓至魏，入見魏王。魏王降階迎接，問曰：寡人處戰國之世，地狹民貧，屢被齊國侵辱。久仰先生名譽，經國大猷，幸為寡人籌之。龐涓

六韜  
孫子

武略  
情

對曰：臣雖不才，然伐齊則如囊中取寶，霸魏則似夾水朝東。何難之有。魏王大悅，即封涓為征東大元帥，與兵二十萬，謀議伐齊。龐涓曰：臣聞欲取左，則交右。此戰國牽制諸侯之道也。今強秦在魏之西，見吾大兵東伐，必然乘虛而虜魏也。不如卑辭厚幣，遣使入秦。魏好牽制，其勿動兵。候在伐齊之後，鼓兵西攻，則秦亦可破矣。魏王曰：善。遂問誰敢入使西秦。忽一人摩拳擦掌，自外而入，曰：臣愿往使。眾視之，乃大梁人氏，姓朱名亥。官封殿上都校尉。魏王曰：朱校尉使秦，無有不可。太子申曰：夫使命者，代宣王命而結兩國之好，必得能言之士，方可不辱君命。臣觀朱亥勇有



餘而辨不足恐非奉使之士臣舉一人乃衛人姓公孫名鞅即商鞅能言善論見為上大夫公孫座門下之客父王必以衛鞅同朱亥入秦庶幾不失魏國威儀魏王納其奏即以金帛數車與衛鞅朱亥同使西秦公孫座諫曰衛鞅有大才大王當舉用於朝使其同議國政必能裨補教化若遣鞅入秦必然不返為秦謀魏恐為後患魏王笑曰衛鞅不過口辨之士而已公叔以其堪處大任不亦悖乎遂不從座之諫復詔速行二子謝恩出朝即日西入函關當時秦孝公名梁秦穆公十六代後承先朝遺業地廣軍盛威振四方然中國諸侯如楚燕趙魏韓齊以秦僻在西土

俗近夷風常常不與會盟孝公問群下曰昔我穆公修文演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狄拓地千里天子頒賜金鼓海內諸侯咸西入貢夫何至今中國諸侯以夷狄待秦不通盟會吾欲遍伐列國以強秦邦卿等誰有奇策獻與寡人謀之右庶長官名其龍左司空杜摯奏曰秦地雖廣僻在西方海內英雄豪傑皆在燕韓趙魏主公欲振霸業而服諸侯必頒出榜遍招天下遊士但能出奇計以強秦者列土封官則天下豪傑皆西歸秦於是賢才眾聚必能強國孝公大喜即出榜於邊關以招賢士畢竟如何

批 秦之伯也宜哉



公孫鞅徙木立信

衛鞅素有大志。每欲將經國奇謀。獻與魏王。魏王鄙而不用。及是出使。與朱亥行至函關。見秦之招賢榜。便有仕秦之意。及至咸陽。入見孝公。獻上金帛。孝公問曰。魏王所遺寡人金帛何也。衛鞅曰。寡君以秦魏連疆。久失音問。故遣小臣。貢至微禮。聊備起居之敬而已。孝公受其禮物。令賜衛鞅。朱亥宴於殿上。朱亥為人形容壯大。其飲食猶似豺虎。一舉筋食肉無遺。孝公望見。壯其量大。乃戲之曰。使臣尚能再飲乎。朱亥對曰。大丈夫死尚不怕。何懼酒肉乎。孝公再賞豚肩斗酒。朱亥頃刻啖之。衛鞅與秦之文武獻酌接論。

入秦  
魏末

承市  
中物  
色

倒有  
氣節

對答如流。孝公自思。得此二士。必能定國。次日二人入朝謝恩。孝公問曰。孤聞雲輔龍行。風從虎生。吾秦乃霸大之國。二公皆經綸之器。倘不以魏為念。委質於秦。輔寡人以展其志。孤必封官列土。使妻子富貴。高大門閭。豈不勝為魏之下寮乎。衛鞅久有降秦之意。聞孝公之語。但俯伏不對。朱亥乃厲聲曰。臣聞父教子孝。君教臣忠。未聞有君令臣叛者也。明公欲臣降秦。有死而已。孝公欲嚇其降服。故不斬首。令囚朱亥于虎圈。武士即押亥入圈。圈中有二虎。見亥入圈。爭欲啗之。亥即怒髮冲冠。揚眉睜目。大喊一聲。如雷震地。其虎咆哮數聲。逡巡遠伏。亥在圈中立。一晝夜。

降虎



一  
決民

二虎不敢近視。孝公聞知。次日取出。令其降秦。朱亥不屈。孝公喝令斬之。大夫景監曰。圖王爭霸。各爲其主。主公豈可囚人賢使。而塞來聘之路。且臣觀衛鞅有管仲之才。主公誠能尊禮任用。一衛鞅足可定霸。何必務求朱亥。孝公俛思良久。令取金帛。厚待朱亥。而遣歸。卽拜衛鞅爲左庶長。問曰。寡人已曾揭榜文於朝外。卿旣見矣。有何奇策。以強大秦國者。試爲我獻之。衛鞅曰。臣欲獻帝王之道。與君君必不行。當今海內鼎沸。群雄角立。非霸道不足強國。然非富國強兵之法。則霸道又不行矣。孝公曰。何爲國可富。而兵可強。鞅曰。臣聞國無定法。皆由賞罰不行。今分百姓

暴  
恣  
虐

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一家有罪。九家俱要首發。其首發者重賞。其隱匿者腰斬。百姓旣不相犯。使其男務耕。女務蚕。乘多收粟帛者。則收入官府。免其差役。其懶惰不勤者。並收其妻子爲官奴婢。凡有征戰。不論軍民。能斬一敵人。卽賞官一級。有退一步。卽夷三族。及百姓凡有私下爭鬪者。不論曲直。並皆處斬。朝自公卿以下。一人有罪。坐其妻子。此法旣行。民知務本。力農又勇。於公戰而不敢私鬪。官府充足。民無懶惰。其富國強兵之大畧也。孝公將其條陳之法。細詳一遍。曰。卿法固善。但恐百姓溺於故習。不樂奉行耳。鞅曰。是何言也。夫民不可與謀始。而可與樂成。今法一



立有功者。雖仇怨必賞。有罪者。雖強橫必罰。如此行過三年。秦邦不強。兵甲不盛。則鞅請其罪。孝公嘉納其策。令鞅編定法律。施行於邦內。衛鞅退編數十條。呈上孝公。公令在次月朔旦施行。鞅曰。信者治國之器。今邦內百姓。世守常法。一聞新法。必有不肯奉行之者。宜先立三丈之木於城南門。令民有能移徙於北門。則賞金百兩。於是民知信而奉法耳。孝公輒令立木於西門。出令定賞。百姓不知其故。皆不敢動手。徙木過三日。又出令。能徙此木於北門者。賞金五百兩。百姓又不動。有一賢民者出曰。秦法素無重賞。今日忽行此令。必有計議。決不失信於民。卽令子孫

畫一之策

徙木於北門。孝公卽令有司賞以五百精金。百姓咸皆驚異。至朔旦頒新法。百姓行至數月。皆有不便。欲相訴於朝。又恐見誅。其老者曰。主上惑衛鞅以變法度。必不肯許。不如訴於太子。太子。孝公之子名駟。轉奏朝廷。有何不可。衆皆然之。訴於太子。太子亦惡衛鞅變亂常典。激動良民。遂令百姓循行舊典。不必拘守新律。經數月。民有罪者。十家不首。衛鞅大怒。欲斬十家之民。其民皆曰。太子令吾守舊而已。誰敢斬吾。鞅告孝公曰。法之不行。自上者撓之。今太子私結下民。擅禁新法。刑當處斬。但太子不可加刑。請治其師傅。孝公大怒。喝令黔其師傅公子虔。太子之傳。斬

監國何事

太極毒



其師公孫賈。黔墨刑也。公孫賈太子之師也。其訴法之百姓三千餘人。盡流於海濱。畿內百姓各皆依法而行。不敢異議。衛鞅又告哀公廢井田。方一里之田。為一井。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共九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同井。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之租。以奉上。而自耕私田。而會其力。此三代之良法也。開阡陌。田間道路南北曰阡。東西陌。蓋謂井田。道路多而田畝狹。開阡陌則道路少而田畝廣矣。更為稅賦法。井田則借民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民之私。曰至秦廢之。而但稅其私田。每畝稞數幾多也。孝公皆准其言。行至期年。

中富強。路無盜賊。民不安生。不在話下。

批 鞅立此法。亦言自身而已。

齊田忌大敗投趙。

且說朱亥歸魏。俱告魏王拘留之事。魏王大怒曰。吾不先伐強秦。亂砍衛鞅。誓不回軍。龐涓諫曰。能屈一時之辱。必申長久之策。齊有內患。不先齊而先秦。非長久之計也。魏王然之。令涓調兵伐齊。龐涓點集諸軍。以朱亥為先鋒。大發精兵十五萬。直奔桂陵。地在曹州。打戰書入齊。齊威王問群下。誰敢引兵守桂陵。公子田勝田忌出班愿往。太師鄒忌素與田忌不和。因告齊王曰。臣聞魏用龐涓為帥。妙算出神。田忌非

此齊國志



其對手請召田盼檀舒出兵督守可也田忌讓鄒忌  
太師以忌非涓之對手耶何壯敵國而小忌也此行  
遇敵若不能生擒龐涓盡掃魏師愿以頭顱贖罪齊  
王壯其志遂與精兵五萬令守桂陵鄒忌又曰大王  
必欲以田忌守桂陵湏令公孫開音干為其主謀節  
制其兵方不致敗齊王遂命公孫開與田忌同至桂  
陵二十里相對下寨田忌問開用何計出戰開令哨  
馬探魏兵勢強弱哨馬回報魏兵老弱不滿十萬開  
曰魏兵勢弱如此何必設計將軍可速戰數陣便能  
建功次日田忌披掛出陣大叫龐涓野夫何不出馬  
打話魏朱亥挺鎗殺出田忌問來者何人亥曰吾乃

獨使西秦威伏兩虎魏將軍朱亥也田忌大罵無名  
匹夫非吾之對敵可令龐涓出馬朱亥大怒輪鎗直  
取田忌戰不數合朱亥詐作力乏伴馬北走田忌勒  
馬追十餘里桂陵左右鼓角齊鳴兩彪軍分道而出  
從馬後殺來田忌回視左徐甲右巴寧縱橫桀驁劍  
戟如林田忌困於垓心不能得出田勝忙欲殺出相  
救公孫開受鄒忌之囑恐田忌成功故阻田勝曰宜  
守大寨不可輕出田勝恐失田忌不聽開言拍馬殺  
入重圍時忌身帶重傷猶自奮起精神力敵三將及  
得田勝生力之兵馬跡相繼殺開血路巴寧截戰去  
路田勝奮力戰至二十餘合魏兵不退田忌拍馬共

鹿死  
誰手



俱有  
鋒芒

攻朱亥挺戈望田忌一刺。忌卽拋盔弃甲，仰翻馬下。徐甲用刀便砍田勝左衝右突，魏將方且不敢近前。忽然東南角上一彪人馬直殺至垓心，爲首一員大將打起趙將旗號，原是齊公子田嬰詐扮趙兵來救也。魏將聞趙兵救齊，列開以待廝殺。田忌田勝乘勢殺出，徐甲追上田嬰，儻住一陣。魏兵方止，朱亥收田忌盔甲歸見龐涓，龐涓令軍士挑向齊寨，大罵索戰。田忌田嬰再欲整兵出敵，公孫閉曰：公等非龐涓之敵明矣，不如乘夜班師，又作區處。田勝亦勸回軍。田嬰曰：吾曾立誓不能捉龐涓，愿斬頭謝罪。今損

量已  
量人

非其勅敵，姑且班師，再整軍馬以決雌雄。田嬰守桂陵，自入是城求救。龐涓見齊軍堅閉不出，疑其有詐，乃令朝夕攻寨。公孫閉謂田嬰曰：田忌在齊號爲名將，一戰便挫於魏，拋盔弃甲而爲勇者，笑公等必欲守孤城而抗銳兵，何其愚也。田嬰曰：吾知齊魏不敵久矣，然田忌往趙求救，吾豈可弃城而逃哉？言未畢，魏兵寨外索戰。田嬰出馬，魏將分道殺至。田勝望見，忙出救護，戰不數合，龐涓自引大軍從寨後殺出，齊兵望風而散。田勝正欲抽兵回救大寨，魏將朱亥打入大寨，四面八方盡是魏將。田嬰弟兄肩膊相挨，拚命從東南走出。朱亥徐甲一齊趕上，忽哨馬報田忌

八面  
威鋒



趙非  
魏敵

求趙救兵。殺至龐涓，急令諸將勿追齊兵。乘此勝勢，大戰。趙兵諸將得令，一齊殺回。遇田忌，領趙兵于桂陵之南，更不札寨。一鼓便戰。趙將馬如龍便當先迎敵。朱亥大喊一聲，斬却如龍。趙兵望風奔潰。龐涓曰：兵貴神速，諸將乘夜直至邯鄲。田忌引敗兵走入趙城，再乞起兵。趙成侯不允，曰：魏兵甚銳，吾趙不足當。抵乃遣使賞金帛，與龐涓愿求退兵。龐涓正令攻城，忽趙使至，涓即召入問曰：吾魏與趙素無仇怨，今日何得助齊攻我？使者曰：寡君一時不察，候起助齊之兵。今日損兵折將，不敢妄訴，聊奉勞軍之禮。萬乞解圍。班師。龐涓曰：吾不攻趙，只令送出田忌，方且班師。

言  
是

使者歸告趙侯。趙侯問群臣可否。太子成侯之子名言曰：春秋之世，雖亂然無重辱公孫之禮。今田忌乃齊王之弟，豈可耳作魏囚？臣請見魏帥以解此圍。趙侯許之。太子出城，至魏寨，龐涓延入中軍，序禮而坐。太子告曰：吾聞王者不絕世，霸者不絕功。齊桓公威征強楚，召陵一盟，隨卽班師。後世以爲美談。今將軍一掌魏權，便屈齊兵，名震當時，誰不敬仰？若釋田忌而旋師，使天下愈稱公義，豈不美哉？涓曰：不除田忌，終爲魏國之患。太子曰：田忌一戰便挫於魏，盔甲見被將軍所奪，更有何能以成大事？龐涓然之，取酒款待太子，相辭而別。龐涓卽拔大兵，移屯桂陵，却說田



果然  
不是  
對手

訪動  
朱有

勝引敗兵回見齊王。齊王便欲親征。鄒忌諫曰：「龐涓用兵如神，故臣前諫田忌，非其對手。今果敗兵，悞國大王不可親出，以陷聖駕。不如暫割桂陵一城，遣使求和。候在養蓄銳兵，又圖報怨。」齊王不從。群臣皆曰：「太師之言極是。」大王請割地，遣使暫安社稷。齊王不得已，詔田駢至桂陵求和。田駢領旨直投魏寨，呈上地界請求退兵。龐涓辭魏王之命，不敢擅許。田駢曰：「管仲、齊桓之霸，臣存邢立衛，後世頌德，豈不聞兵法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而將軍不絕齊祀，受地而歸，則列國懼威懷德，誰敢不朝于魏？」龐涓被田駢說動一遍，即受地界，留巴寧以守桂陵，即日班師。

### 王敖破碑薦孫子

兩忌  
果忌

却說趙太子歸國，趙侯遣將送田忌歸齊。田忌曰：「臣與鄒忌不和，故使公孫開悞臣。此敗無顏，更入於齊。大王不弃卑微，臣愿執鞭引駕，以圖報魏之仇。」太子奏曰：「鄒忌竊弄齊權，公子田忌也。實難歸國。父王可處重任，與其併力破魏，俟其得勝建功，然後送其返國可也。」趙侯即拜田忌為上大夫，令其同聽國政。不在話下。却說龐涓得勝歸魏，魏王親率群臣出城勞接。龐涓呈上田忌盔甲，併桂陵地界。魏王大喜曰：「魏有龐涓將軍，如山有猛虎，列國雖雄，烽火煙塵必不敢近吾境。遂封涓為鎮魏飛虎大將軍，兼總內外諸。」

紙虎



軍事。今在都城建造府堂。賜其帶劍出入。龐涓謝恩歸府。朱亥徐甲一班武將。參賀已畢。徐甲進曰。將軍受魏王隆遇。威馳天下。諸侯聞名。俱各敬服。當在府前設一大碑。刻頌大言。使列國使者至。吾魏邦見此威權。方能懾服心志。龐涓大悅曰。徐甲之言。極稱吾意。遂書二十八字。令木工大刻於碑曰。

魏國城中一大虫

威名獨鎮列邦雄

忽朝牙爪乘風動

天下權輿在掌中

將牌鎮立府前。令軍吏守把。百凡將相過其牌前。各皆下馬。城中百姓鬼伏神驚。時魏有賢士名尉繚者。亦鬼谷之高弟子也。能理陰陽。善達兵法。只是隱而

不仕。與弟子隱於夷山。今在開封府城中。聞知龐涓立大言牌於都城。遂問群弟子曰。龐涓之術。未及孫子。今乃不避先進。妄自尊大。傷若無人。他日孫子下山用於鄰國。魏邦必危。吾欲破其大言。舉進孫子。汝等誰愿一往。右班一人布袍艸履。動地談天。越席愿往。衆視之。乃衛人王敖。字溥若也。尉繚子許之。王敖即辭下山。袖藏細斧。扮爲遊士。直至龐涓府前。將大言連讀數遍。即出細斧。將牌劈破。高叫龐涓無名。豎子焉敢妄自尊稱。而欺海內無英豪耶。軍吏即欲細縛王敖。王敖怒目視曰。誰敢動手。乃莊容色直入府堂。左右以敖之事告龐涓。涓大怒曰。爾何人氏。敢

英氣勃



破牌以毀吾言。喝令梟首。敖曰：且勿動手。吾聞盛名之下，難以久居。故智者不誇能，以速禍；勇者則晦武，以收功。今足下初出大梁，僥倖一敗齊兵，輒欲揚威耀武，恐喝諸侯。吾知列國能賢，隱匿岩谷者，一聞足下大言，必然爭投秦楚以圖足下。足下敢欺天下，無全材乎？吾乃尉繚先生之弟子，王敖也。吾師學於鬼谷，有同宗之義，誠恐足下盛名挫于望外，故進此言。足下必欲見責於敖，敖何敢辭言罷，脫衣受戮。龐涓慌忙虛席，迎上廳堂，遂待以賓客之禮。曰：不聞先生明教，則涓幾至自捐也。敢問當今賢能之士，隱匿岩谷者幾人？敖曰：英才遍天下，豈能逐一舉哉！且足下

味喝

與孫子同業三年，自以兵機默較長短，則他人可知也。涓曰：先生以孫子之術，爲何如？敖曰：當今第一流人物也。龐涓鼓掌大笑曰：適聞先生明教，有若春雷灌耳。今以孫子爲當時第一，則先生之言，豈不謬哉？敖曰：何謂也？涓曰：吾與孫子同三年之業，其賢愚智慮，吾已素知。孫子爲人怯懦遲鈍，昔日言志於廣成澤畔，鬼谷譏其不足以處當今之世，故以兵書授我，而不授臆。今先生甚羨孫子，不亦謬乎？敖曰：足下之料過矣。自從足下入魏以來，鬼谷以三卷天書授于孫子，孫子得之，牽雲喚雨，策電鞭雷。若使行兵演武，則草木成陣，砌石皆兵。豈吾俗機常法所能對敵？龐



不解  
懷安  
處士

涓大驚曰。孫子之術。一高于此。使得覩其用。實涓之  
幸也。敖曰。足下宜將孫子之能。荐於魏朝。使王聘其  
下山。同僚治政。如此。則魏有泰山之安。公無毫末之  
損。而天下諸侯。必然相率。貢于大梁矣。龐涓大喜。欲  
留王敖于府。敖辭入山。甚急。涓即相送而別。自思欲  
荐孫子入魏。恐奪已權。不荐則又恐用於鄰國。不如  
先奏魏王。聘其下山。脫其法術。然後絕之。次日具表  
入朝。魏王覽罷。即遣使賚禮入雲夢。以聘孫子。畢竟  
如何。

批 金戈鐵馬 還屬這箇人  
孫臏下山服遠達

却說孫子在水簾洞內。朝夕侍於鬼谷。講求法術。一  
日越席而問曰。胎息之事。神仙之術。既聞命矣。敢問  
兵機戰畧。其道何如。鬼谷曰。夫儒者用世。未嘗不知  
兵畧。然用兵之道。上達天氣。下達陣勢而已。夫天子  
之氣。內黃而外赤。猛將之氣。外赤而內白。反此則成  
凶兆矣。而陣勢之說。不外遁甲變化而已。孫子曰。國  
之興衰。亦預知乎。鬼谷曰。亦觀星象而已。周伯者。國  
之瑞星。國堡者。天之災星。國將興。周伯黃光。國將亾。  
天堡流墜。孫子再拜受命。且夕觀演。歲月既久。學術  
精通。鬼谷每勸其遍謁諸侯。孫子辭不下山。及聞魏  
使賚禮物至。飄然便有就聘之志。鬼谷曰。子何忘林

此平川國志傳

卷之二



句七  
照庶

麓之趣而入利名之場乎。孫子曰：先生每令臚謂諸侯。今魏王以禮相聘，先生又何說此？鬼谷曰：龐涓爲人，暴戾妬能。今其建功於魏，吾恐二子必難並立矣。臚曰：彼雖暴戾妬能，吾必以忠信待之。焉至失義？鬼谷曰：吾觀天文，子之星象甚晦。吾試爲子演其度數。觀其吉凶何如？孫子謝曰：諾。安置使者。是夜縛一草人，置孫子年庚於艸人腹內，燃動四十九盞明燈，鬼谷行法已訖，卽以清水噴其草人，揮劍一斬，艸人仰臥于地，斷去十足。趾鬼谷視之曰：此無大患，但防則足之災，卽以錦囊秘藏一計授孫子曰：謹授此物。若龐涓有妬忌之心事至危急，則宜折此以通應變。倘

秘  
藏

若功成之後，則宜拂袖歸山。孫子再拜受命。與使者下山，同數十從者徘徊行至黑陽山下，忽然一彪草寇塞其去路。當先兩員賊將自稱九仙山左寨主袁達，右寨主獨孤陳是也。爾等何人？且留買路之資。孫子欠身告曰：吾乃鬼谷弟子孫臚也。受魏王聘召下山，囊中並無金帛，且容車馬一過，何如？袁達曰：魏王既聘，必有金帛爲禮，何不擲下而去？否？吾劍無情，斬爾猶閑，但掩却鬼谷之高名。孫子大怒，口雖柔辭，推阻口中，默演法術，以手麾退從者，佯馬走入林中。袁達獨孤陳雙馬追入深林不見。孫子頃刻天昏日暗，遍林樹木盡成將卒，金鼓振天。二將困於陣中，不知



所向。孫子高叫袁達獨孤陳知吾術乎。二將迷而不見。但乞赦死。吾輩再不敢阻行軒。孫子曰。吾之路費已盡。爾等能資盤費車馬之勞。則赦爾死。二將對曰。諾。孫子卽收雲徹霧。頃刻天清日朗。艸木如故。二將出林。跪獻黃金。駿馬愿送行軒。孫子受其金馬。辭其勿送。相別而去。行至碧楊橋。時天色已晚。暫投草店安歇。孫子謂使者曰。強人無信義。吾料袁達此二將今夜必然復來。爾等宜將橋邊大石擺作八堆。按作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遁甲之陣。準備捉此二賊。從者依其號令。擺列石堆。各仗短劍伏於橋左。及至三更。袁達二將果然追至。聞碧楊橋口。喊殺連天。似

雲个  
手段

有兵馬迎敵之勢。不敢近前。令小卒以火照之。則並無一人馬。止有大石八堆而已。袁達驚曰。此又孫子困吾之陣矣。獨孤陳曰。吾兄何自畏怯。豈有石陣能困吾乎。遂拍馬殺過。袁達從之。及入石堆。果然四面八方殺聲復振。二將左衝右突。不能得出。孫子又高叫曰。二賊背義失信。今則難赦爾罪。喝令從者斬之。袁達二人迷在石陣。但望空哀告。孫子本要心服二將。復令小卒從生門入。引其從。開門而出。袁達等叩頭謝曰。自今不敢冒犯先生。孫子取酒與其壓驚。令其母得再居山寨。別作生涯。唯唯而退。次日車馬行至博浪城外。駟中安歇。從者喜曰。今夜可得安樂矣。然

通甲



所讀  
若

孫子曰。爾等不知。此賊今夜必來。何得無憂。從者曰。則若何。孫子即安置。衆人歇息。自于駟堂塔下。密將絆馬索。縱橫布列。自剔孤燈。讀書于廳堂。將半夜。二賊果然接踵而至。雙騎密訪。孫子所在。只見駟門大開。四壁無人。惟見孫子孤燈讀書。二賊喜而相謂曰。匹夫此夜必死吾劍矣。遂揚聲大喊。殺入廳堂。踏入條索圈中。二將俱被網倒。手足不能起伏。孫子大罵背義賊徒。堂堂六尺之軀。不思立功垂名。顧乃甘心落艸。陷害良善。自仗劍下塔。欲劈二賊之首。二賊哀告曰。先生三擒我等。而不揮劍。我等中心悅而誠服。從今不上山寨。愿從執鞭引轡。孫子曰。汝等既釋前

仙風  
道骨  
誠透  
兵批

非肯從吾遊。他日建功立業。爲大國名將。豈不勝于無名強寇哉。遂釋二人之縛。二將再拜。愿從孫子。取赤旗二面。密計二帖。令其各妝旗帖。隱于魏之荆山。候在來年期會。入齊。二將各領旗帖出駟。拆貼讀之。乃令插赤旗于荆山。候在明年春末夏初。南風乍起。即許殺至大梁。城外接應車馬。二人自相歡喜。即到九仙山寨上。散卒隱于荆山而去。却說次日。從者起見孫子曰。先生昨夜果捉二賊乎。孫子曰。此賊果至。然被吾恐嚇而去。料今不來矣。從者曰。先生真是神機妙算。誠可敬仰矣。車馬遂望大梁而進。

龐涓謀別孫子。



孫子入魏。惠王聞臚至。即率群臣延入。朝廷而勞之。曰。久仰尊名。無由得遇。今者辱屈高軒。奇才妙畧。愿聞明教。孫子對曰。臣乃齊之牧夫。未達治體。然受業師指教。讀先祖遺書。頗諳天文地理。熟知豹畧。龍韜。今承大王威德。龐涓智術。加以國富兵強。群臣效順。王如東阨。強齊。北制韓趙。有如拉朽。權枯。何難之有。魏王大喜。顧謂群臣曰。寡人初得龐涓。如得左臂。及聞孫先生之教。又如左右皆全。何憂魏國不霸。即封臚為中軍大夫。兼參軍務。機謀建造府堂。與龐涓相對。使其二人。日夕講求兵法。以圖興霸。孫子謝恩歸宅。旦夕與龐涓會宴。往來但不露一圭角。龐涓自思。

臂全  
而恐  
不

王敖之言。未及見孫子手段。一日請臚宴於春苑臺。因談及兵機。孫子對答如流。及孫子問于龐涓數節。涓不知其所出。乃起謝曰。吾兄止別一年。高談濶論。固非愚弟所能及也。自是龐涓遂生害臚之念。而孫子亦行保身之術。兵機智畧。亦不輕泄。會天大旱。都城赤地千里。艸木焦黃。百姓哀苦。龐涓告魏王曰。孫參謀善能呼風喚雨。大王何不詔臚行雨。以甦下民。魏王然之。即詔孫子祈雨。孫子承旨。令壯士築壇於城西北。布四十九號青旗。設明燈香燭。齋戒沐浴。跣足入朝。請魏王親自行香。王即令整駕臨壇。群臣諫曰。萬乘之尊。豈可屈從術道。王笑曰。是何言也。昔者。



成湯以六事自責。剪爪禱於桑林。苟有利於社稷。生民者。吾何惜。却一行。遂與文武至壇。行香已畢。孫子蓬頭散髮。手仗寶劍。登壇作法。湏臾雲生西北。風起東南。大雨淋漓。遍滿魏都。縱橫千里之外。水深一丈。百姓鼓舞大悅。魏王在壇下。率群臣謝雨。回朝次日。王宣孫子入朝。加封為鎮魏大國師。兼參軍務事。龐涓自思孫子果有呼風喚雨手段。官職又奪已權。乃與徐甲謀逐孫子。徐甲曰。孫子既有驅雷鞭電手段。將軍宜善事。以傳其術。然後方可逐之。不然孫子一投鄰國。則魏國危矣。朱亥進曰。將軍與孫國師有同學之義。既荐入朝。極為盛美。焉可脫其術而陷其人。

哉。龐涓大怒。令斬朱亥。徐甲諫曰。將軍無故斬朱亥。則此謀洩矣。龐涓沉思半晌。矯稱朱亥故違軍律。決杖四十。黜為庶人。朱亥罷職歸家。涓乃問計於徐甲。徐甲恐軍中耳目漏洩。乃具一計。進于龐涓。涓一聞大喜。即日請孫子會宴。孫子至。龐涓起而賀曰。吾兄一展妙術。便救遍國生民。誠為可賀。孫子謙謝不已。飲至半酣。涓曰。吾兄自登雲夢三年。今又入魏。一載豈無故鄉之思乎。孫子掩淚曰。每欲歸齊。省親祭祖。爭奈羈于外國。不能如意。正此躊躇。如之奈何。涓曰。何不。上表辭歸。孫子然之。相辭而別。次日孫子未進辭表。而徐甲先奏魏王曰。孫子齊人也。其兵機智畧。



雖然高大。臣察其心。必有爲齊之意。若不早禁。他日  
亾。魏歸齊。悔之無及耳。魏王曰。孫子焉有是事。言未  
訖。孫子果然上表辭歸。王曰。卿入魏。寡人喜而不寐。  
今者未展奇謀。何欲歸齊之速耶。臧曰。臣自登雲夢  
入魏都。已經四載。親情在念。誓欲歸省祭祀。隨即回  
朝。以備僉役。魏王不許。孫子退朝。王召龐涓曰。卿荐  
孫子。智畧雖高。今者足跡未穩。便有歸齊之意。徐甲  
每奏其通齊謀。魏寡人。不信。適聞孫子果上辭歸之  
表。卿料虛實。何如。龐涓曰。臣察孫子忠諒。必無此意。  
然自數日以來。通齊書信。往來不息。但不知其何故。  
徐甲復奏曰。當今諸侯吞併一才一藝之士。亦獻木

所實  
龐涓

還有  
良心

王各爲其國。况齊乃孫臧父母之邦。又抱經國大猷。  
豈肯背齊而事魏乎。王曰。然則奈何。徐甲又曰。大王  
但許龐涓。默察其虛實。倘孫子果有是意。即便斬首  
回報。惠王大驚曰。孫子賢人也。入魏未久。反形未彰。  
便欲殺之。寡人豈不得妄殺賢士之名乎。徐甲曰。孫  
子一弃魏歸齊。便爲齊而伐魏。今王恐而不殺。豈不  
爲齊國惜寶耶。惠王沉思良久。卽令龐涓默察孫子  
行移量度。監禁龐涓。領旨歸家。密遣徐公明張一桂  
部五百壯士。陰埋東門城外。或齊有迎孫子動靜。卽  
許斬首建功。又遣心腹之士五十人。遍巡皇城內外。  
不在話下。却說孫子見魏王不准辭表。怏怏不樂。請



家書  
抵萬  
金

涓會宴。以陶情話。涓至謂孫子曰。吾兄何為快快不樂。孫子曰。歸心似箭。而魏王不准吾表。所以不樂耳。涓曰。何不暫寄問省之書。俟魏王意悟。復辭一表。有何不可。孫子曰。謹奉教。即修書遣僕歸齊。龐涓相辭歸宅。即召徐甲往東門。截捉孫子之僕。詐寫通齊之書。換其省問之書。入奏魏王。魏王覽罷。大罵匹夫。果有通齊伐魏之意。即詔龐涓斬孫子回報。龐涓恚入孫子之宅。佯聲大哭曰。吾兄赤心為國。不知魏王信讒。搜兄家書。言兄通齊。作反令涓處斬。回報想交誼情深。何忍殺兄。孫子曰。主上既以腹為作反。當趨朝訴明本心。涓止曰。主上怒威正熾。兄如入朝。則不能

象有  
齒以  
焚其  
身

保全首領。吾當代兄訴奏其枉。吾兄不必憂慮。涓即入朝奏魏王曰。孫子雖然謀反。其事未成。念臣與膾同學三年。有交誼之契。乞赦其罪。但廢其官職。別其雙足。與臣全却。朋友之義。魏王許之。龐涓頓謝。以王命告膾。孫子痛哭受刑。涓亦佯悲啼。有不忍之狀。膾曰。君必刑足回報。豈可拘私恩。而廢公法哉。龐涓即刑膾之足趾。並其官誥印綬。封奏回報。孫子被刑。倒於地下。從者慌忙救治。不知性命如何。

批 胎息之術 竟不得濟了

孫子被刑作風魔

當時孫子被刑。且處龐涓之宅。自思鬼谷之言有驗。



此徐甲意也

取出所遺錦囊拆而讀曰。龐涓妬忌必不能容事。至危迫速宜佯狂免禍。孫子即時倒翻地下。佯作嘔吐之狀。不省人間之事。龐涓回奏魏王。歸欲挾孫子傳其天書。及至宅見孫子散髮橫臥于庭。口吐鮮血。不省人事。詢諸左右。左右曰。自刎雙足。即中此疾。龐涓急取湯藥救治。膿即佯為不飲。或談笑自若。或悲號不勝。或朝出而不返。或夜卧於市巷。龐涓恐其佯狂。令左右試以酒食密遺之。時孫子宿猪犬圈中。左右詐曰。吾哀先生被刎。故進此食。孫子知是龐涓遣來。怒目睜睜。將酒食拋于地下。乃取糞土自啖。少頃復仆於地。口吐津液。狂言妄語。左右歸告龐涓。涓曰。此

癡身

亦白中比奇

真中狂疾焉能再成大事。遂令左右勿禁從其出入。一日孫子遊於城西僻道。拍手閑吟曰。

孤高百尺一株松	蔽雲遮日觸蒼空。
枝柯茂盛乘吳楚	根荖盤桓燕趙宮。
綠葉枝枝迎彩鳳	青柯曲曲臥蒼龍。
若逢天地光明照	散漫清香七國中。
有一樵夫無耳目	手中握定無情斧。
靠崖砍倒棟樑材	枝葉不堪蓋茅屋。
既好哭時又好笑	日日朝朝街上叫。
淺潭三尺錦鱗魚	誰人肯把絲綸釣。
人不採時我不採	到處只嫌天地窄。



若把困魚救出來。敢與蛟龍爭大海。

又詩曰。

浩氣漫漫滿胸臆。皇天何事困男兒。

世人再莫登雲夢。雲夢學成反自迷。

水簾洞一  
夢

時朱亥被廢為庶人見孫子談笑自若乃踵其後聽其吟咏知其非狂以手撫其背曰先生得非真狂乎孫子佯而不荅亥又曰先生無隱吾乃都校尉朱亥也因諫龐涓勿害先生故被黜為庶人先生果中其陷矣孫子見四顧無人恠揖亥曰校尉念贖在困阨之中幸垂救拔亥曰途中耳目所聚之處可到吾宅以議他圖孫子即隨亥歸家日議謀歸計不在話下

節俠

奇門  
遁法

却說徐甲告龐涓曰吾觀孫子行移非真中狂將軍不行防備倘使一旦歸齊終為吾患涓曰吾已遣徐公明張一桂先防城東出入孫子雖有駕雲之足焉能脫得吾之牢籠徐甲曰將軍遠見誠非俗料能及少頃緝探軍報朱亥隱藏孫贖于家龐涓大怒即率三千鉄甲圍進朱亥之宅喊捉孫子孫子告朱亥曰校尉勿得驚恐速出迎接吾自有躲身之策朱亥出迎龐涓龐涓叱曰匹夫恨吾免爾之官欲與孫子謀反耶朱亥正色對曰將軍且息虎威請搜吾宅如有孫子亥即甘罰罪龐涓即令將士遍搜時孫子即演神術牽一朶黑雲將身盖立于廊下魏兵遍搜不見



龐涓曰。孫子善能演晦。令將朱亥之蒼頭。仔細盡行  
檢點。並無隱伏。即便抽回。但令四門堅守。朱亥送龐  
涓上馬。回至宅。則孫子復在堂上。朱亥訪問其故。孫  
子曰。此鬼谷神術。非龐涓所能達也。朱亥敬服曰。先  
生齊人也。何不歸齊國。投策于王。擄龐涓以復。則足  
之恨。孫子曰。吾慮每及于此。但龐涓守禦甚嚴。難以  
通透。亥曰。何不修書歸獻齊王。令其設計迎接。先生  
歸國。孫子曰。書可修。何人可遞。亥曰。吾令家僕附帶  
則龐涓不知禁備。孫子然之。遂作家書。令亥僕投齊。  
自復隱亥宅上。亥曰。吾聞龐涓頗達星象。倘觀先生  
之宿未沒。又來搜索。此時能保無危乎。孫子曰。吾有

疑涓之策。是夜在亥後園布壇作法。口含清水。望木  
星一噴。復望西北一招。黑雲隨起。掩却本星。是時魏  
國饑荒。貧民餓死。於道者無數。孫子復取餓夫之屍。  
別去雙足。以已衣冠加于身上。令左右密夜丟其屍。  
於龐涓府外。以疑其心。却說龐涓自搜孫子以來。常  
夜仰觀天象。見其星宿不沒。鬱鬱於懷。忽一夜又望  
其宿。則泯然不見。次日謂徐甲曰。吾料孫子必中惡  
死矣。徐甲曰。何以知之。涓以星沒之事告甲。甲曰。孫  
子善能牽雲布雨。豈無掩星手段。龐涓復自遲疑。忽  
有小軍報孫子死于府側。龐涓令徐甲驗之。果孫子  
也。涓即喜曰。天滅孫子。吾復何憂。令左右收葬其屍。



自是不復更疑孫子矣。却說朱亥之僕帶書投齊。見孫子之父孫操。操得書放聲大哭。次日入朝奏齊王。王問於群下。太師鄒忌曰。國有賢臣而令見辱於鄰國。大不可也。王速發兵迎。轉孫子以報桂陵之恨。孫操曰。龐涓欲陷孫子。若發兵迎接。必不得回。不如遣一有智能之士。詐稱進貢香茗。設計密載而歸。可保萬全。齊王大悅。即令上賓淳于髡進茶於魏。畢竟後來如何。

批 茗車竊孫子歸齊

淳于髡領旨帶香茗三十六車。直至大梁。入朝進上

亦醉

貢表。魏王大喜。即宴淳于髡於偏殿。酒至數巡。王問曰。昔日桂陵之戰。齊國喪師折將。田忌不敢東歸。齊王亦怨寡人乎。髡對曰。大王威德著於天下。自桂陵一戰。列國賓伏。寡君焉敢蓄怨。如蓄怨則無此貢矣。魏王大笑曰。先生之言。雖是。然齊有孫子者。學業雲夢。寡人往日曾聘下山。委以國事。不意其與齊通謀。故寡人疑齊。有報怨之舉。髡頓首曰。臣國並無此意。大王何出此言。魏王曰。此已往之事。孫子亦死。但因奉貢之由。而問也。髡辭謝出於客館。是夜思設一計。次日意欲謀見孫子。而竊歸不在話下。却說朱亥之僕得回書歸告孫子。孫子諒已災星未滿。不可輕動。

星可  
僕不



茶可  
是雀

殆及春末夏初。南風乍作。乃告朱亥曰。吾料救兵。目下將至。即當出城。密察虛實。朱亥囑其珍重。行跡不可露洩。根芽孫子謹受。相辭而出。扮爲遊客。密訪細民。言有齊使淳于髡進茶至。魏現在公館。孫子即扮作奴隸。入見于髡。髡見其語話異衆。乃屏開左右。密問于非孫大夫。孫操時爲齊大夫之令郎乎。孫子默然點頭。髡曰。先生何能至此。孫子具情實告。髡曰。吾此來實奉齊王詔。迎先生。吾觀魏城防禦甚嚴。先生何計能出。孫子曰。吾聞大使進茶。曾有幾車乎。髡曰。茶車三十六輛。孫子曰。三十六輛茶車。何憂吾不能出。遂藏於茶車。出城。次日髡入朝謝。王欲使歸齊。

魏王詔龐涓。檢點茶車。親送齊使出城。孫子聞知。即披甲執旗。立於第一輛車傍。扮爲守柵之卒。龐涓設祖道餞於城之東門。淳于髡迎而戲曰。髡非奸細。何必檢點回車。涓笑曰。此非防公爲奸細。但魏有常典。不拘往來車馬。皆要盤詰。回報於是涓被髡一言所挾。即畧而不檢。衆車遂擁出城。髡與龐涓盡懽而別。行不數里。城外百姓有認得孫子者。奔告龐涓。龐涓不信。頃刻哨馬又報。孫子乘茶車出城。龐涓大驚。即點鉄甲兵出城追趕。却說袁達獨狐陳奉孫子之令。隱在荆山。插赤旗於山上。終日遊望。專候南風一動。然後下山接應。忽然一夜風生。習習袁達次早視之。



旗飄轉南。怵與獨孤陳。率兵殺至大梁城將近九十里。前有一起軍馬殺至。表達手輪大斧。正馬相迎。喝問來者何人也。當先二將曰。我等魏將徐明張一桂也。奉龐將軍之令。防禦孫子。逃齊近聞孫子已出城。故來追訪。爾等何來。曾見孫子否耶。表達大怒。拍馬便戰。四將各持四般兵器。混戰三十餘合。未分勝負。淳于髡督茶車來至。張一桂抽馬來截。袁達槍入公明懷心。劈落其首。張一桂正欲來搜。孫子獨孤陳。背後便刺。橫鎗落馬。淳于髡不知其故。驚流。朱達潛入後車。表達見茶車打齊旗號。忙問來者有孫子先生否耶。孫子揭帷視之。乃表達獨孤二將也。連忙

幾處  
一桂  
搜去

遙謂表達速來救護。二將望見。下馬拜伏于道曰。違令救遲。違之罪也。孫子甚加慰勞。顧謂淳于髡曰。此二將乃吾下山相從之人。先年遣守荆山。以候相接。救吾難。今日故來接應。淳于髡曰。先生誠非人間俗士。見識超神。雖味來禍。備料定有如符節。孫子遜謝。又謂表達曰。吾料龐涓必然部兵追至。汝可斷後。以截其路。表達即欠身上馬曰。不斬龐涓誓不為大丈夫。孫子止曰。吾觀龐涓之宿。尚未當盡。不宜斬首。汝有何武藝。只宜顯一手段。以服魏兵。可也。表達唯唯。從後行至三峯山下。後面金鼓振天。一彪人馬。洶湧殺至。表達回視其旗。果是龐涓之號也。抖搜精神。勒

胆壯



首下

馬迎敵。龐涓追至，見達圍睛嚼齒，豹額虎鬚，輪柄斧鉞橫立，三峯山下，渾似殺神把守。天關亦不敢近。但問前者何人敢阻吾道。表達高聲對曰：吾乃孫先生部將。表達是也。久奉先生之令，隱伏荆山，專候接應。今日果然遇爾匹夫龐涓，大罵強賊，斬吾二將，不擒更待何日。挺鎗殺進，表達輪斧迎敵。戰至十合，表達賣一破綻，龐涓搶入懷心，欲斬表達。表達以斧柄打落涓之金盔，斬其馬足。龐涓倒翻地下。表達喝曰：本欲梟首，吾誓不斬落馬之將。汝可正盔換馬，再決雌雄。龐涓慌忙上馬，獨孤陳殺進。徐甲奮力救起龐涓，望魏而逃。表達乘勢大殺一陣，奪其器械，保却茶車。

還是水  
簾洞  
家否

而歸。將近齊城，一起壯士向前，眾驚視之。乃大夫孫操也。孫子忙跳下車，父子相持慟哭，各訴舊情。淳于髡曰：大夫焉知至此。操曰：先生久使於魏，吾恐小兒被難，故率家人前來保護。今賴先生維持，得全其命，佩德不負。髡曰：此大夫之福，非髡之力也。遂令士卒擺成隊伍，奏凱入城。

龐涓巫魅陷孫子

齊威王聞知，率群臣出接入朝。曰：寡人目不識珍，故使賢臣窘辱於外，皆孤之罪。孫子頓首，遜謝齊王。又問曰：寡人不度德力，驅兵與魏戰於桂陵，損兵折將，田忌奔趙不返，孤實悔恥無及。愿先生一言指教，以



削前仇。是孤之幸也。孫子對曰。龐涓暴戾矜功。魏營  
惠王之名。貪得無厭。大王欲洗國耻。則結連韓趙。迎  
歸田忌。養兵練將。待魏有隙。乘虛東出。則大梁破竹  
而下矣。齊王大悅。卽拜孫操爲上大夫。孫子爲中軍  
謀主。袁達獨孤陳。爲左右校尉。重賞淳于髡。而遣使  
往迎田忌。不在話下。却說龐涓引敗兵歸魏。便奏惠  
王言。孫子歸齊。終成魏禍。愿許臣發兵攻齊。生擒孫  
子。以免後患。魏王不從。曰。齊始割城求和。又欲征之。  
是失信於鄰國也。不如息兵講武。待其有隙。然後發  
兵。庶幾吾有名義。龐涓歸府。怏怏不樂。徐甲進曰。吾  
聞將軍曾傳鬼谷陰魅之術。何不行之。以絕禍根。龐

刑過兩  
足矣又  
生兩足

涓然之。卽在後園。布一迷覓局。縛一草人。斬去兩趾。  
按于局中。又書孫子年庚。置于艸人腹內。燃七盞明  
燈于脚下。侵晨龐涓行符祝聖。射中草人一箭。滅却  
一盞燈光。過七日。又射一箭。復滅二盞燈光。徐甲在  
旁起而請曰。此名何術。涓曰。此巫蠱滅蠶之術。甲曰。  
然則行之。亦有名義否。涓曰。草人者。像敵人之身也。  
七燈者。按敵人之星也。人憑七孔而生。災因七星而  
滅。每至七日。射一箭。傷其七孔。七日滅一燈者。埋其  
七星也。殆至七七四十九日。敵人吉星晦滅。七孔殘  
傷。縱不至死。亦爲癱疾之徒。徐甲頓首曰。將軍有此  
奇術。何憂孫子。一面行演巫術。一面差人往齊打探



此法  
靈驗

孫子之生死。却說孫子自承封職以來。立朝未滿一旬。輒沾疾不起。父母諸將。舉家驚惶。孫子強起而安。衆心及至七日。忽左耳殘傷。聾而失聽。百計救治。俱皆無效。又七日右耳後聾。孫子曰。吾已被龐涓所魅矣。父母曰。然則若何。臚曰。昔者鬼谷曾以此術授我。我厭其爲巫蠱之事。辭而未傳。然其書已藏於笥中。待檢其書。觀用何術可破。於是令僕檢得其書。而閱之。孫子大驚。曰。危矣哉。更延數旬。則吾爲泉下塵。遂召表達分付。在讀書軒下。布一破巫局。縛一艸人。置年庚于腹內。燃七盞明燈于脚下。親自演呪作法。安却草入左耳。增一盞燈。過七日。又安艸人右耳。復增

神  
滿敵如

一燈。將滿四十九日。孫子病愈如故。全家喜曰。若不早察。險被此賊所陷。齊王遣使問病。冠蓋相望。孫子雖然疾瘳。閉戶不出。父母叩問其故。孫子曰。龐涓旣行巫蠱。以陷我。必遣緝探者來訪吾之生死。吾若一出。探者必報龐涓。則龐涓必生他毒。以害父母。日然則若何。孫子曰。先具表以安齊王之心。然後舉家發哀。詐稱吾死。以絕此賊後圖。父母然之。卽具安表以奏齊王。舉家號哭。城內謠攘。孫子病死。龐涓緝探在齊者。聞知。忙歸報涓曰。孫子果死。龐涓大喜曰。孫子旣死。七國人物。復居吾之軀殼。吾復何憂。遂遣緝探之士。默訪列國動靜。欲舉征伐時。齊威王遣鄒衍往



得死者

趙迎田忌歸。趙肅侯欲留田忌。大夫成午曰：「當今魏用龐涓，恐喝齊楚韓趙。韓趙累年致貢甚為不忿。今孫子歸齊，正是伐魏之士，合宜送還公子，與其備用。若是齊能滅魏，是韓趙之幸也。」肅侯大悅，即遣壯士護送田忌歸齊。復遣成午往韓，結好期約。同時伐魏。田忌與鄒衍謝恩出，趙不在話下。且說成午至韓時，韓昭侯之左相申不害者，鄒人也，善談黃老，老聃之術。昭侯悅之，故厚寵以為相，不害每請封父兄之官。昭侯不許，曰：「吾有敝袴一件，尚且藏于篋笥，以待賞却，有功之士爾之父兄，並無寸功，點業何可妄封官職？」不害曰：「官職重器，不賞無功之士，猶可也。」敝袴輕

合謀攻

惜賞以  
得有功

物也，亦不以賜左右，何其不仁之甚也！」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笑，不妄憂喜。今袴雖敝，豈特頓笑而已哉？」不害頓首謝曰：「真明主也。」會成午至韓，韓昭侯召問其故。成午曰：「寡君以韓趙魏為三晉之國，今魏用龐涓而恐喝韓趙，進貢甚為失義。近聞齊王欲伐強魏，故遣小臣會兵助敵，以釋前恨。昭侯勃然曰：『吾忿貢魏久矣，爭奈兵微將寡，難可輕舉。』齊趙有意攻魏，孤何不從？」成午拜謝歸。趙昭侯遂絕本年之貢，以韓敏為主帥，開募府招兵，準備會齊攻魏。魏之緝探者歸報龐涓，龐涓次日即具表奏魏王曰：「臣聞憂在內者緩圖，憂在外者急攻。今訪得韓趙連兵，欲助齊



恐難制人

攻魏不可緩圖。魏王曰：韓趙致貢於我，今又加兵，何以示信于諸侯？涓曰：臣聞先發者能制人，後發者受人制。目今韓趙連兵，田忌歸齊，此謀魏之機也。豈可待其大兵壓境，然後興師？魏王曰：二國連兵，卿將出討，以何者為先？涓曰：兵法云：欲得強先攻弱。韓之兵勢不及齊，趙况其今歲未貢，不如乘此為名，先伐弱韓，則齊趙必救我。即分道衝擊，則一舉而三國可破矣。惠王與兵十五萬，復詔太子名申監軍，同議伐韓，不知勝負如何。

批 白 謂 涓 弄 誰 知 其 策

孫臏救韓虜魏申

兵騎者朕

龐涓領旨出朝，次日升帳，召集諸將，即申號令，以巴寧龐葱涓弟之為先鋒，徐甲龐英涓之子為左右翼。鄭安平為總部，即日大兵出三山屯、虎頭山。韓侯聞知，大懼，申不害曰：急調韓敏率兵出守青龍山一面。差使求救于齊，趙韓侯然之，即令張車為先鋒，韓敏為元帥，大發精兵五萬屯于青龍山。龐涓聞知，即調先鋒挑戰，龐葱以本部兵直打韓寨，張車出敵，殺至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兩下收軍，韓敏在高埠處望見魏兵威勢甚銳，號令將卒每十卒共結一木柵，從青龍山下三里札一小寨，五里札一大寨，俱調弓弩手守之。止許堅拒，不許出敵，候待齊趙救至，然後撤寨。



齊排列整

交鋒。衆軍依令而行，沿路樹大小寨柵三十餘所。魏兵不能進前，龐蔥令步軍束乾柴馬軍帶火箭，晝則鳴金吶喊，詐若攻寨之勢，疲其軍力，廢其箭矢。殆至三更，然後密以火攻，將卒奉令而行，果然一夜攻下五寨。韓兵恐懼，張車，懸弓弩手五百人，列于兩山夾住前寨，戒令毋得妄動。魏兵復以前術攻之，被韓兵箭傷死者不計其數，相持數旬，不得前進。却說使者往齊求救，齊威王問於群臣。孫子上表請救，威王次日問鄒忌曰：「孤欲發兵救韓，以田忌爲將，可乎？」鄒忌曰：「田忌敗兵於桂陵，拋盔弃甲，魏人鄙之。若以其爲將救韓，何異驅羊入豺群乎？」齊王默然不語。孫子力

不激不

請拜田忌爲將。齊王以鄒忌之言告知孫子曰：「是不知用兵之術也。」龐涓乃田忌仇人也，使其爲將，激其勇怒，此正用將之道。奚爲不可？齊王猶豫不決。公孫閒密告鄒忌曰：「太師必欲陷田忌，何不同保其爲將救韓，伐魏，勝則太師之功，敗則田忌之罪。」鄒忌次日亦保田忌爲將。齊王卽封田忌爲中軍參謀，詔與孫子督兵救韓。孫子承旨，次日升帳。田忌問孫子曰：「先生救韓兵從何出？」孫子曰：「直攻大梁。」田忌曰：「兵本救韓，何攻大梁？」孫子曰：「兵法有云：救遠必擊近。且龐涓聞吾已死，大兵悉出攻韓，必不守國防備。我兵涉渤海，抵大梁，出其不意，魏人喪氣落膽，則擒龐涓必矣。」

虛實



黃老刑  
名

田忌曰。韓國受圍。日久。倘被魏破。其咎不在齊乎。孫  
子曰。韓地峻嶮。弓弩勁強。况有申不害謀事。吾料龐  
涓不能深入其地。決無陷城之理。田忌連點其額曰。  
先生高見。鬼神莫測矣。卽以表達爲先鋒。田勝。田忌  
爲左右隊。大發精兵二十萬。卽日出城。望魏而進。時  
龐涓以孫子已死。不愼。東方關隘。故齊兵長驅直抵。  
大梁。魏王聞齊兵將至。大懼。卽令中軍都護劉狸獸  
與公子理魏王之子率兵出守。東平關。兵至南郊。壇  
遇齊兵。殺至劉狸獸。刈開迎敵。表達輪斧便戰。不上  
五合。田勝獨孤陳。雙馬夾攻。魏兵披靡。敗走入城。齊  
兵奄至。魏之軍民傳言。孫子在齊爲軍師。魏王不信。

批言及國志傳 卷之十

不聽老  
人言

率群臣登城。遠望齊兵。盡打田忌旗號。王謂群下曰。  
孫子不在。田忌非有爲也。遂差星馬抽龐涓救城。特  
龐涓攻韓寨。千計不下。忽得魏王之書。顧謂太子曰。  
田忌有勇無謀。韓城敗在目下。汝可速歸。急救大梁。  
我收韓卽班師歸助太子。忻然許諾。分巴寧龐葱之  
兵。殺回大梁。過外黃城。城下一起百姓。擁太子馬頭。  
而告曰。殿下驅兵東敵。臣等有百戰百勝之術。愿與  
獻上太子曰。父老有何奇策。愿聞其詳。父老曰。殿下  
貴爲東宮。富有魏國。此富貴之極也。今乃舍富貴。而  
欲邀功于鋒鏑之下。勝則富貴無益。敗則殿下萬世  
無魏矣。此是臣等百戰百勝之術。愿殿下熟思之。太

北平刊國志傳

卷之十

四八



子在馬下。俛思良久曰。吾亦知東宮不可出敵爭。奈齊兵圍城。君父危迫。豈可不救。言未畢。哨馬回報。齊兵攻城甚急。太子速宜救駕。太子即驅兵至城下。扎寨。時孫子令諸將盡改孫字旗號。令田忌田勝挑戰。自乘小車與袁達在旗門下觀敵。次日魏兵搗鼓。揮旗。太子親自殺出。見田忌當先。其旗又是孫子之號。逡巡不敢近前。巴寧曰。孫子已死。此是田忌挾詐其名。以威吾眾。殿下不必狐疑。速宜殺進。太子拍馬直衝齊陣。田忌田勝雙馬接戰。巴寧亦橫鎗殺出。四馬戰酣。只見齊陣門旗閃爍。推出。一輛逍遙車。孫子綸中羽扇高叫。殿下別來無恙乎。太子視之。乃孫子也。

行中見

披靡大敗。巴寧怍止曰。此田忌詐扮孫子。殿下何畏其如虎也。麾轉太子殺向孫子車前。袁達獨狐陳左。右殺出。太子措手不及。被袁達活捉而歸。龐葱巴寧奮力搶救。田勝田忌四面殺進。二將各自奔歸本寨。齊兵攻打不息。龐葱為巴寧曰。齊有孫子。我等非其對手。汝宜堅固營壘。我投韓國。請元帥抽兵與較勝負。巴寧然之。堅守寨柵。畢竟如何。

批 死孫臏嚇得活龐涓

孫龐排陣賭齊魏

却說龐葱單騎投青龍山。以孫子在齊生擄太子之事。告龐涓。龐涓不信曰。孫子死矣。此必田忌設詐。爾



等陷其圈套。龐葱苦告。孫子果在。少頃惠王與巴寧文書連次不息。皆言孫子攻城甚急。龐涓猶豫不決。忽報孫子遣使者至龐涓召入拆其書讀曰。

全業友生孫臏頓首致書于

鎮魏大將軍龐契兄。丁憶昔三年雲夢連業同師情雖交誼恩踰骨肉擬約韜畧既成各事一主聲名相望平生愿足何期人面獸心遽生嫉妬聘賢之詔初頒朋足之刑便至不行佯狂焉得脫難幸得皇天常祐於吉人石土不窘於善士茶車出魏疋馬歸齊獻大策於王庭握總柄於邦國迎還田忌同復冤仇今擁百萬之兵勢如貔貅出穴調千

孫臏

員之將威似豺虎離山長驅渤海直抵大梁滾滾旌旗遮掩九天日月林林劍戟環圍魏國城池兩兵一接活擄魏申今奉尺書先達守將火速抽兵一戰決定雄雌否則倒戈拜降梟首謝罪上全魏國山河下免生民塗炭若夫執迷不悟推阻不進則雖鐵統大梁城打破止在日下矣戰書到刻乞照不宣 時 周王 顯王 二十八年秋九月上旬

征魏中軍大謀主孫臏書

龐涓讀罷心中大驚而佯曰孫子雖在其朋足顛狂乃人間之弃士何足道哉即留弱卒數十虛張旗鼓以守本寨乘夜班師行不數日巴寧出接入寨俱告



孫子攻城之事。龐涓令諸將次日用心一戰。可破齊兵。却說孫子聞龐涓回兵。田忌便欲出攻。孫子止曰。魏兵素號驍勇。每輕齊楚。今當以柔弱勝之。田忌曰。何謂也。臚曰。兵法有云。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損大兵。今龐涓舍韓而歸。救魏。其銳氣已喪。更示弱以誘之。則魏兵片甲不回矣。遂令將士各自披掛以待。廝殺。次日兩陣對圓。田忌橫戈勒馬。高叫龐涓何不出陣。龐涓見是田忌。左帶朱倉。右帶徐甲。奮湧殺出。大罵田忌匹夫。自桂陵一戰。盔甲尚在吾軍。今日焉敢強爲犯界。喝令左右擒之。徐甲朱倉雙馬殺出。田忌迎敵不上十合。齊兵門旗開處。

推出孫子在車上。欠身高叫曰。龐契兄。別來無恙乎。龐涓視之。唬得魂飛膽喪。背汗洽衣。亦欠身答曰。人言吾兄已歿于齊。今日此出。小弟之幸也。孫子笑曰。三年全業。尚恐別足。行巫百計。坑陷今日。何其承慮之深也。龐涓滿面慚惶。但曰。別足巫蠱。乃魏王命令。非弟之過也。吾兄何得蓄怨懷恨。興兵犯界。孫子曰。吾奉齊王之詔。此來決欲破魏。建功圖王爭霸。各爲其主。豈無名犯界。龐涓曰。往事不必閑論。今兄在齊。吾在魏。試與兄賭國。孫子曰。何謂賭國。龐涓曰。各排一陣。爾能打破吾陣。則以魏降齊。我能打破爾陣。則以齊降魏。倘兩下俱不能破。則講和休兵。可乎。孫子



雲夢學  
來

批詞列國志傳卷之十一  
三十一  
曰可。龐涓卽將本寨軍卒分爲五隊，各樹五色旌旗，依山靠城擺列一陣。問孫子曰：「識此陣乎？」孫子曰：「此乃五龍奔海之陣。焉有不知？」涓曰：「敢打陣乎？」孫子密令表達田盼、田勝、田忌、獨孤、陳五將，各引長鎗步軍三千，各攻一方，自率大軍從龍口衝入，以白旗一麾，五方齊兵大喊振天。將魏兵圍作一團，龐涓反被困於垓心，其軍卒自踐踏，死者不計其數矣。龐涓忙謂孫子曰：「可速收兵，吾卽以魏投降。」孫子抽兵，龐涓收集殘卒歸寨。孫子遣使責龐涓背約。次日涓復引兵出陣，孫子責其背約不降。龐涓曰：「今日爾排一陣，吾不能打，然後心服納降。」孫子卽令九員大將屯作一

方，各服一色袍鎧，各執一般器械。又將軍卒少長相敵，強弱相兼，分爲八隊，穿插在九將之中，排成九宮八卦之陣。自引小車立於艮門，謂龐涓曰：「知此陣乎？」涓曰：「此九宮八卦之陣，焉有不知？」龐涓曰：「敢打陣乎？」涓曰：「奚爲不敢？」龐涓乃暴悍克人，本曉此陣，當從乾門乾天門打入，見孫子孤車立於巽門巽地戶，乃引諸將直望孫子殺進。孫子抽身一麾，九將往來穿插，塞住入門。孫子密演神術，頃刻天昏日暗，走石飛砂，魏兵困迷于陣，莫知所向。孫子心知龐涓未肯屈服，亦不勦滅，特設此以恐嚇之耳。自辰至未，漸漸清朗。孫子令田勝一門畧放，緩守龐涓引兵殺回本寨，查各



部兵十喪五六。旗鼓半折。填胸大怒曰。吾自興兵以來。未損一兵。不折一矢。今日肯以雄名挫于跛足之夫乎。正怒之間。孫子遣使督降。龐涓大怒。喝斬來使。號令諸將改換鎧甲器械。再欲出攻。龐涓中軍叅謀韓隨進曰。吾聞信智仁勇四者行兵之具。缺一不可。元帥面許孫子。破陣賭國。吾兵連輸二陣。又欲斬來使。更欲出兵強戰。非守信之義。何以克敵。吾料齊兵久出糧。必不繼。請憑三寸之舌。往說孫子講和。兼察其糧料。孫子倘許。則與講和。休兵。否則堅守營壘。出奇兵。絕其糧道。不上數旬。則二十萬齊兵皆當死於大梁。龐涓大悅。遂釋來使。而令韓隨游說。竟如何。

批 統 高 人 膽 大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韓隨扮爲遊士。布衣短褐。直投孫子大寨。具帖謁見。孫子覽其各姓。顧謂諸將曰。韓隨此來。非遊說。卽爲奸細。吾欲決計以斬。龐涓此人。旣至極中。吾策遂令各寨作十萬火竈。盡匿糧米。詐囊砂艸於各寨。然後召韓隨入寨。隨叅孫子曰。吾乃燕人。韓隨是也。孫子曰。來此有何高議。隨曰。吾欲投雲夢學業。聞齊魏交兵。詢之。乃謀主與龐將軍爲敵。對故從徑道來見。謀主欲有所請矣。孫子賜其坐位。曰。韓兄旣欲受業。鬼谷亦爲道契。有何教益。願從命。隨曰。吾聞道以合



爲貴友以義爲先。二公皆雲夢之派。何必自相攻擊。以致害道傷義乎。臚曰。龐涓失義。妬能。故百計別吾之足。吾何容忍。韓隨曰。龐元帥度量狹小。嫉妬同業。誠得大罪於謀主。然謀主乃仁人君子。恢弘大度。豈不聞古人有云。大海不拒于百川。以其能容故也。謀主體江海之量。捐睚眦之怨。釋甲休兵。講和尋好。使天下豪傑。談公爲重。義高賢。豈不美哉。若夫驅東海之兵。久羈外國。朝攻夕戰。必欲見其利害。吾恐兵疲糧盡。勝敗未知。且魏兵素號强悍。受困既久。一旦軍民激怒。同心效力。而出則謀主之平昔威望。挫于輕敵之下。惟明者熟思之。孫子正色曰。韓兄何言也。龐

是箇落

涓失義。雖三尺之童。亦知唾罵。吾今擁二十萬兵。破大梁。止在目下。而子欲以口舌戰退吾兵。豈非欲爲龐氏作說客耶。子以吾兵遠出。不可久屯。姑與子試觀之。遂携韓隨之手。遍遊各寨。觀閱器械糧料。已畢。曰。子觀吾兵甲利銳。米粟充盈。以此下魏。誰曰難破。煩兄拜覆龐涓。克在旬日。降表不至。必無魏矣。韓隨兩腮通紅。但曰。吾非說客。只恐足下有傷同業之義。故進此言。謀主何見責之深。孫子陪笑。送其出寨。忽先鋒表達突入。詐曰。前部糧盡。乞謀主宜早處置。孫子叱曰。軍中粟積如山。何憂糧盡。韓隨相辭而去。孫子遂令三軍乘夜班師。田忌請曰。破魏在於目下。又



何班師。孫子笑曰：吾所謂以柔勝魏在此舉也。大軍隨卽拔寨東歸。却說韓隨歸寨。龐涓問其動靜。韓隨曰：孫子外雖強辭大話。內有班師之意。涓曰：何以知之。隨曰：吾見其各寨囊砂。必是糧盡。士卒收拾。豈非班師言未訖。哨馬報齊兵密密旋師。龐涓卽欲追擊。龐英曰：蹶足之夫。詭詐百端。不可輕追。龐涓不從。率兵打入齊寨。見其囊砂狼籍。令查各寨火竈。大約有十萬。涓曰：十萬火灶。馬能遠繼糧餉哉。催兵急追。將近五十里。孫子令獨孤陳勒兵回敵。不許取勝。又令軍中減爲五萬。竈獨孤陳且戰且怯。走退二十里。龐涓追查齊灶。撫掌大笑曰：我知齊兵怯入吾境久矣。

矣。過三日。兵亡大半。不追更待何日。遂令弃却步軍。率輕騎。又追一日。齊兵至蟠龍山下。孫子以地圖按之前去八十里。有地名馬陵道。在北京大名府城東一十三里。崎嶇嶮峻。樹林叢密。遂令田勝田忌各引勁弩五百人。每一弩帶箭一百枝。夾伏馬陵兩傍。又令小卒砍大樹橫塞前隘。大書龐涓死此樹下。六箇白字於樹。候在樹下。火起方許發弩。又令獨孤陳田盼各引本部埋伏馬陵後五里。候奪器械。諸將奉計去訖。又令各寨減爲二萬灶。自與表達斷後。緩緩而退。龐涓追至馬陵道口。時天色已昏。查齊兵之灶。惟二萬而已。催兵前進。諸將咸曰：前去馬陵嶮阻。恐有



伏兵

以弱制  
強的是  
師法

埋伏不如姑待。次早追趕。涓問道傍百姓。齊兵去此  
幾里。百姓曰。前軍昨已陸續而去。獨孫臍之車。適去  
二十餘里。涓謂諸將曰。吾兵星夜追齊。止爭二十里。  
地而得孫子爾等何必狐疑。遂催兵追至十餘里。龐  
葱回告曰。前路隘險。馬難進步。乞容明日追趕。龐涓  
叱曰。功在日前。便脫鞍步起。何如。諸軍又追十數里。  
前軍回報有樹塞道。難以進前。涓又叱曰。先鋒為何  
早不處置。小軍曰。樹有行白字。昏暮難辨。請元帥  
驗之。龐涓以火照而讀之。心中大驚曰。中其陷也。速  
令後軍抽回。田忌望見樹下火起。即令萬弩齊發。  
發箭如雨。下龐涓曰。遂成堅子之名。身被重傷。死於

萬弩之下

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陸葉蕭蕭九月天。

路傍古木垂書處。

潛淵讀史詩云。

萬弩森羅伏馬陵。

血漬重鎧流紅雨。

名利解開連業志。

英雄須信當懷義。

東屏先生論史一絕兼嘆孫龐之事云。

鬼谷同師昔未仇。

驅羸獨過馬陵前。  
記得將軍破敵年。

深談孫子會行兵。

傷布殘軀插箭林。

機關打破共師心。

莫學龐涓自殞身。

功名心勝竟相尤。



假饒黠詐懷仁義。

禍自潛消福自來。

片甲  
不回

龐英疋馬出入箭下。不見其父。將欲殺進。前卒回報。元帥被箭傷死。龐英抽兵救屍。金鼓震天。齊兵四面殺至。鄭安平保龐英。龐存殺出。田昉獨孤陳。截其歸路。五馬交戰。田昉斬却鄭安平。龐慈龐英拚命而走。徐甲從後殺至。獨孤陳大喊一聲。砍爲兩段。截住歸路。魏兵各各拜伏。投降。只有公子邛與朱倉二支兵。在後聞前兵被陷。卽引本部退守仙翁山。孫子令義收旗鼓鎗刀。催兵殺回。公子邛朱倉走入魏城。孫子下令斬魏申懸于高竿。攻打城池。魏王欲率城內壯兵出敵。公子赫曰。孫子用兵如神。龐涓尚且陷落。其

點出朱  
亥來

計。父王焉可輕敵。魏王躊躇之間。忽報齊使田駢至。魏王令被帛橋接駢入朝。問其來故。駢曰。臣奉齊王之旨。孫謀主之命。言齊與魏乃相鄰之國。不致太甚。但望大王收龐涓家屬。出獻。卽便退軍。魏王曰。龐將軍有大功於魏。寡人焉忍滅其家屬。乃辭田駢。田駢回告孫子。孫子令三軍攻城。時朱亥被龐涓所黜。爲民間知是事。卽具龐涓欲害孫子之由。奏知魏王。魏王覽罷。大罵龐涓匹夫。挾私仇而悞大事。如何不敗。遂詔收龐涓之家屬。時其妻妾各自刎死。其子龐英又被齊兵追迫。奔逃衛國。獨有龐慈在軍。魏王卽以金帛十車。遣朱倉解龐慈至。孫子大寨。孫子大罵。一



功至此

遍顧謂諸將曰。龐涓無義。刑吾之足。吾豈不義而殺其弟乎。但訴明平生冤曲。令其妻子無怨而已。遂受表文金帛。管待朱倉。又令取酒與龐。葱壓驚。喝其回家。即日拔寨班師。

無鹽女獻策為皇后。

孫子行不數日。將近齊城。時威王已死。其子宣王。名辟疆。嗣位。聞孫子得勝。回朝。率文武出城。迎接入朝。大加宴賞。孫子獻功已訖。自憇鬼谷。分付之言。飄然遂有歸山之意。次日。即辭表解。即奏宣王曰。臣憑區區小術。定齊伐魏。擄王子。斬龐涓。貴冠百條。此布衣之極也。臣愿解還冠帶。復歸雲夢。與鬼谷子同遊。宣

冥鴻

知進知退

王苦留曰。寡人初嗣大位。正得先生羽翼。以圖霸業。又何相弃之速耶。孫子次日。連上辭表。宣王不得已。賜其逍遙車一輛。良馬十乘。金帛各數車。詔滿朝文武。皆餞送於西門。孫子辭其賞物。獨受小車一輛。良馬一疋。拜謝出朝。復辭父母出城。城中車馬如蟻。冠蓋相望。孫子與眾同僚。盡懽暢飲。相辭而別。滿城百姓。咸皆稱羨。

後人有詩。

雲夢三年師豹畧。  
功成便拂歸山袖。

齊邦一出試龍韜。  
誰似當時孫子高。

武成王廟有孫臏讚云。



獨借脚折

孫子知兵。

翻為盜憎。

刑足銜冤。

坐籌運能。

攻韓攻魏。

軍振威稜。

削諸醜類。

伏弩馬陵。

功鏤鼎彝。

書揆鉞滕。

龍豹之韜。

何愧典刑。

宣王自孫子去後。築漸臺。耽酒色。東狩西獵。以夜繼日。獨聽鄒忌公孫開之言。淳于髡。田駢。鄒衍。慎到。甘龍。數賢臣。屢具表諫。不能得通。一旦安泠。漸臺忽有一婦人。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卽鼻結喉。駝背肥項。少髮折腰。皮膚若漆。自外而入。聲言愿見齊王。武士止曰。醜婦何人也。敢見大王。醜婦曰。吾乃齊之無鹽縣名人也。覆姓鍾離。名春。世俗所謂名鍾無鹽是也。行

年四十。銜嫁不售。

言無入娶已

所以求見大王。愿入

後宮。以備洒掃。左右聞知。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之女子也。乃奏知宣王。宣王召入。左右群臣見其醜陋。亦皆含笑。宣王問曰。我宮院雖多。后妃已備。今婦人貌醜。不容于鄉里。以布衣欲干千乘之君。得無有奇能哉。鍾離春對曰。妾無奇能。特有隱言之術。宣王曰。汝試發隱術。與我猜之。其術倘中國家之政。則收入後宮。洒掃。不然。則梟首以示妄進者。鍾離春得旨。即隱而不言。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見其舉止。問於群下。群下皆莫知為隱何事。宣王曰。鍾離女試發此隱。與我察之。春頓首曰。大王赦

有景



小妾之死。妾乃敢發此隱。宣王卽赦其罪。春曰。妾揚  
目者。代王視烽火之變。銜齒者。代王闇拒諫之口。舉  
手者。代王揮讒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拆遊宴之臺。宣  
王大怒曰。寡人焉有四者之失。喝令斬之。春曰。乞容  
申明王之四失。然後就刑。妾聞秦用商鞅。西方大振。  
不日出兵函關。則齊先受大患。大王宴安自樂。不愼  
邊疆。此妾爲王揚目而視之。妾聞大王內耽女色。外  
荒國政。鄒衍田駢屢進諫章。拒而不納。妾恐賢臣去  
國。所以銜齒爲王受諫也。且鄒忌公孫開內蔽聖聰。  
外讚公子。田忌也。交作是非。搏擊善良。大王又以爲  
忠。妾恐其有悞社稷。所以舉手爲王揮之。王築所臺。

可陪枕  
席否

琅玕白玉。翡翠珠璣。眩色淫酒。以夜繼日。妾恐臺榭  
傾城。所以爲王拆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王內惑  
於色。外蔽於讒。自謂社稷安如太山。不知深謀遠慮。  
妾今得明四失。雖死何恨。宣王嘆曰。使無鍾離春之  
言。則寡人之國幾免矣。遂令折漸臺。毀雕飾。以車載  
春歸立爲正后。春辭曰。大王不納妾言。妾何敢以賤  
敵貴。宣王卽日立子爲太子。降却鄒忌公孫開之官。  
進鄒衍田駢淳于髡慎到爲上賓。卽以無鹽之邑封  
春之家。號春爲無鹽君。遂遣使人秦交聘以安邊境。  
漢劉向先生有頌云。

無鹽之女。

千說齊宣。

分別四殆。



稱國亂煩。宣王從之。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拜無益君。

使者直投秦國來見孝公時。衛鞅變法治秦已久。國中太平。百姓樂業。糧料充實。將士勇猛。及聞魏被齊破。鞅告孝公曰。欲霸中國。不可以失此時。公曰。何謂也。鞅曰。齊用孫臏為帥。斬龐涓。擄魏申。大破魏邦。乘此發兵東擊。先擄魏瑩。再掃韓趙。則霸可成矣。孝公曰。齊兵新戰。疲苦。何不先齊。而後魏。衛鞅必請先魏。後齊。及齊使至。公即受其禮物。遣使報聘。遂議出兵。伐魏。即以甘龍為先鋒。以衛鞅為主帥。總督大兵二十萬。殺奔大梁而進。不知勝敗如何。

批 慘酷不仁可恨

魏鞅擄魏建功

悔之晚矣

魏王聞知。嘆曰。吾早不納公叔座之諫。衛鞅今日果然為患矣。詔群臣議論戰守之道。群臣皆曰。國家初遭齊伐。兵疲糧盡。不可與之爭鋒。只宜遣使求和。公子卬曰。我魏素號大國。今若一敗于齊。又求和於秦。則他日焉能復霸。若得五萬兵與臣。臣請擄衛鞅。而後回朝。魏王壯其志。即與兵五萬。令朱倉為副。出拒秦兵。行至峭山。扎寨。衛鞅聞公子卬至。即令五百弱軍。虛張旗幟。于函關為疑兵之計。又令老軍百餘。扮為峭山百姓。詐迎魏兵。公子卬問曰。秦兵強弱如何。

現虛實